

精选

全国高中生作文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文丛

# 记人作文

聿文 解仲明 主编

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全国高中生作文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文丛  
记人作文精选

聿文 解仲明 主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3 号

全国高中生作文大赛特等奖一等奖文丛  
记人作文精选

※

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)  
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 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32 开 6 印张 128 千字  
1999 年 8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0000

ISBN 7—80065—245—9/G·027

定价:6.80 元 (全套五册:36.00 元)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“丑小鸭”的美·····           | 广 东 | 黄创快 (1)  |
| 爱，深藏在心底 ·····          | 上 海 | 张 彤 (4)  |
| 永恒的怀念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四 川 | 宇 澄 (7)  |
| 书房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山 东 | 张立平 (11) |
| 同楼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江 苏 | 陈 荣 (14) |
| 臭菊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内 蒙 | 桑立新 (17) |
| 献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江 苏 | 俞 扬 (20) |
| 我，一个不象 girl 的特区女孩····· | 福 建 | 姚 炜 (24) |
| 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·····         | 上 海 | 石方颖 (27) |
| 爱的凯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江 苏 | 胡葆青 (30) |
| 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湖 南 | 戴小蛮 (33) |
| 照片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山 东 | 李倚天 (36) |
| “灯官” 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江 苏 | 陈 彤 (40) |
| 眷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江 苏 | 朱 文 (44) |
| 南疆，我姐姐的故乡·····         | 湖 南 | 蔡传和 (47) |
| 我家有个瘫叔叔·····           | 江 苏 | 陈 昱 (50) |
| 得奖之后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新 疆 | 周大立 (53) |
| 顶风的女孩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上 海 | 陆 蓓 (57) |
| 生活之树是常青的·····          | 山 东 | 武庆捷 (60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有片荫凉地·····       | 宁 夏 | 杨占喜 (64)  |
| 永恒的芬芳·····       | 云 南 | 李 涓 (68)  |
| 九月白菊·····        | 湖 南 | 陈 敏 (71)  |
| 心灵深处的怀念·····     |     | 孙 曼 (75)  |
| 名人的风采·····       | 浙 江 | 张宏良 (78)  |
| 他们托着太阳·····      | 四 川 | 郭 蓉 (82)  |
| 二姐·····          | 河 南 | 马 文 (86)  |
| 我们有了共同语言·····    | 广 西 | 朱 维 (88)  |
| 放羊的女孩·····       | 山 东 | 蒋声新 (90)  |
| 我这个人·····        | 山 东 | 祝屹东 (92)  |
| 安爷爷·····         | 安 徽 | 王 剑 (96)  |
| 未来的地质学家 ·····    | 上 海 | 钱晶晶 (101) |
| 清明到·····         | 广 西 | 郑 丹 (105) |
| 归来的爱 ·····       | 湖 北 | 吴 剑 (109) |
| “洋”表姐·····       | 广 东 | 陈社媛 (112) |
| 闪光的一分钟 ·····     | 北 京 | 王雪莲 (117) |
| 他愿做一只报信的白鸽 ····· | 湖 南 | 申 君 (120) |
| 追随您的脚步 ·····     | 山 东 | 柳瑞雪 (123) |
| 永恒的小草 ·····      | 辽 宁 | 孙 岩 (126) |
| 我发现的美 ·····      | 上 海 | 任晴芸 (129) |
| 幽幽小巷情 ·····      | 安 徽 | 李 琪 (131) |
| 乌篷船 ·····        | 湖 南 | 熊 赞 (134) |
| 泪，流在心里 ·····     | 江 苏 | 田 华 (139) |
| 颖河湾里的老鲢公 ·····   | 河 南 | 王松涛 (142) |
| 王叔，我要说·····      | 河 南 | 王 伟 (144) |
| 瞧，我们这群女孩 ·····   | 河 南 | 曹凌云 (146) |
| 伞 ·····          | 山 东 | 刘秋云 (14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|
| 十七岁的故事没有主题 ..... | 贵 州 | 杨小川 | (153) |
| 眼睛 .....         | 江 苏 | 陆 泰 | (158) |
| 我的第一次成功 .....    | 河 南 | 汤 浩 | (161) |
| 绿魂 .....         | 河 南 | 张新安 | (164) |
| 寂寞的山路 .....      | 广 西 | 黄 晓 | (168) |
| 唱给小妹的挽歌 .....    | 湖 北 | 胡 苇 | (170) |
| 想起了阿勒·邦巴德 .....  | 江 苏 | 纵 颖 | (173) |
| 泥墙根下 .....       | 广 东 | 张 岭 | (176) |
| 那远远的云端 .....     | 福 建 | 胡晓梦 | (179) |

## “丑小鸭”的美

广东阳江县一中高二 黄创快

政治课上，陈老师在板书，同学们认真地做着记录。突然，“笃—笃—笃”，是谁轻轻地敲着教室门？陈老师走过去拉开门，随着低低的一声“迟到”，一个矮小的女孩子，抱着书包，满面通红地低着头走向靠墙的最前一个座位。噢，“丑小鸭”迟到啦！

“丑小鸭”是我班的谭小丽。她矮小的个子，黑黑的脸庞，一脸老老实实在的神气，头发也平平常常的，像老实的农家女孩那样随便地梳着，穿的也总是素色的衣服。在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间，她是一个相形见绌的“丑小鸭”。那些“美人儿”常爱戏弄她，甚至连她的一举一动也觉得好笑。她大概也自觉形绌吧，在同学中间总是那样低着头，默默无声，即使说话也先啜嘴。可是她是出了名的“早到校”呀，今天是怎么啦？我不禁回忆起她的两件小事。

一天下午，正是上第一节课的时候，上课铃已经响过了，教室里还叽叽喳喳的，黑板上留着上午写的满满一板粉笔字。英语科老师走进教室，看了看黑板，问：“怎么值日生不擦黑板呀？”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“丑小鸭”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轻轻地走上讲台，拿起板擦默默地擦起来。由于长得矮小，她不时地踮起脚尖。教室里有点儿骚动了，“丑小鸭”像没事儿似的，仍然认真地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。她又低着头，微红着脸，轻轻地回到座位上。老师看

她坐好了，便说：“每个人要记住自己的责任才好。你看，由于自己的疏忽，影响同学们上课啦！”这一下，“丑小鸭”的头俯得更低，脸涨得更红，而教室里的骚动却更大。不知谁叫出声来：“今天不是她值日！”随着这一声喊，一位女同学满面通红地站起来，怯声怯气地说：“今天是我值日，我忘记了……”原来如此？不过这“丑小鸭”真有意思，也不为自己辩白一句。

还有一次上自习课，一位外号叫“小白鸽”的女同学“哇”地一声呕吐起来，教室里立即飘起了一股难闻的气味。同学们有的赶忙掏出手帕掩住鼻子，有的拿出书本不停地扇起来，“小白鸽”艰难地喘着粗气，其他同学也慌了手脚。坐在她身旁的一位女同学“啊呀”大叫起来，原来一些脏物沾上了她漂亮的衣服。

就在这时候，也许是教室里异样的声音引起了“丑小鸭”的注意，她转过头来朝后边望了望，先是惊愕地愣了一下，随后坚决地站起来，绕过两行桌子，走到那位女同学身边，掏出自己那方洁净的白手帕，一而抚着“小白鸽”的背，一而无声地给她擦净沾在手上和脸上的一些脏物，同时又耳语似的小声面真诚地说：“我扶你到卫生室看看吧！”

听到这亲切的话语，“小白鸽”感激地抬起头来。她看到是“丑小鸭”，脸一下子变得通红，马上说：“不，不，我自己会去”。她大约感到难为情了。要知道，她平时最喜欢取笑“丑小鸭”了。“丑小鸭”涨红着脸，轻轻地却又坚决地说：“去吧，没啥关系。”便搀扶着她走出了教室。那“小白鸽”耷拉着脑袋，平时那骄傲的气派早飞到“爪哇国”去了。

自从发生这两件事，“丑小鸭”在我们班不再那么受歧视了。真的“丑小鸭”自有她的美哩。这矮小的、黑黑的、打

扮平平常常、举止无声无息的人，无形中成了同学们关注的人物。早到校就是大家的一大发现。然而今天，她为什么迟到了呢？

下了政治课，“丑小鸭”正想走出教室，却被老师叫住了：“小谭，你今天怎么迟到了？”她那小脸上忽地又变得通红，低着头，嘴唇用力抿着，两只小手不停地捏着衣角，默不作声。突然，她身旁的女同学惊叫起来。大家仔细一看，原来“丑小鸭”脸上靠近耳根的地方被划破了一道口子，还留着一点血淤。大家都想问个究竟，“丑小鸭”却像什么秘密被人们发现了，一扭身跑了出去

经过调查，才知道事情的根由。原来今天上学时，谭小丽碰到一个农民老伯，用自行车搭着两箩番薯到城里走亲戚。街上比较挤，老伯的车术又不高明，突然迎面开来了一辆汽车。他刚想下车，心一慌，就连人带箩倒了下来，番薯撒了一地。正好谭小丽走在他旁边，被他的车把带倒了，耳根上划出一道口子。这一下老伯可慌了神，撒了番薯不要紧，碰了城里的娃娃可怎么办哪！谭小丽却迅速地翻起身，招呼老伯一起扶起车子，又帮他把撒在地上的番薯拾起来，足足花了半个小时，谭小丽才急匆匆地往学校跑。

“丑小鸭”并不丑，她的心灵美着哩！听到谭小丽的事迹，同学们一下子把她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像刚刚认识她似地端详着她。有个同学激动地高声说：“向我们的‘丑小鸭’致敬！”而谭小丽呢，早羞得捂着脸，小声地叫着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## 爱，深藏在心底

上海市外国语学校高一 张 彤

“妈妈吗？我是彤彤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急，要打电话？”

“妈妈，电视台将举行普通话比赛，我想试试，您看行吗？”

“不是说过嘛，只要不影响学习，什么事妈妈都支持。这件事自己拿主意！”

“啪！”电话挂了，我失望地搁下听筒。是呀！妈妈批评我好几次了，说是有事要自己处理，不要总找妈妈，可不知怎么，我总爱听听妈妈的意见。

周六，我从学校回到家。晚饭时，妈妈问我：“报名了？”“嗯。”“什么时候初赛？”“明天。”“那今晚早些睡，注意喉咙。这回，别再让妈妈辅导了。”

我一愣：“不辅导了？”“嗯，不辅导。怎么样？”我知道妈妈说出的话是绝不会收回的。“那，我自己干！”好久，我才憋出这么一句话来。嘴上虽这么说，但心里却酸溜溜的。我想，在是否要参赛这件事上，妈妈不给做参谋，但一经我决定参赛后，妈妈一定肯在朗诵上给我辅导的。但我的想法错了。童年的温馨，至今令人留恋……

灯下，为参加市普通话比赛，妈妈为我正音。

“yīng（英）。 ”

“yīn（因）。 ”

“要加重鼻音。”妈妈用手指戳戳我的鼻子。

ying——”我夸张地读着。“哈……”妈妈和妹妹都被我引得笑了起来……

那温柔的灯光，那朗朗的笑声，那被妈妈手指戳着鼻尖的痒感，难道都非得随着14岁的生日烛光一起消失吗？唉！妈妈的脾气变了，似乎对我不关心了。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晃了又晃，我硬忍住了。

饭后，我在交通图上找了又找，终于知道了从家到比赛地的交通路线，就连这点小事，我也不愿问妈妈。这一次，我非一个人干不可！而妈妈呢，她只是在一旁静静地伏案备课，象是忘却了我的存在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便冒着蒙蒙细雨上路了。来到考场一看，哟，人好多呀！走廊里、操场上，都站满了，但其中大多数是陪考人——那些一心企望自己的孩子能上电视屏幕的家长。

我在走廊尽头倚墙站了下来。我的旁边是一位和我同龄的漂亮的女孩子，她身边围着一大群人：爸爸、妈妈，还有，几个或许是阿姨、叔叔、爷爷吧！

我的出现打断了他们的谈论。那女孩从家人的“包围”中探出头，对我笑笑。其中的老人也和善地问我：“参加比赛的？”我笑笑，点点头。“一个人来的吗？”老人又问。“对，一个人呀！”我很轻松地回答。但老人的目光却是怀疑的，他朝四周望望。“我一个人来的！”我又补充了一句，语气很肯定。“是嘛！”老人赞许地点点头，转身对女孩说：“你看，人家一个人来参加比赛，你呢？非要家长陪。”“我是第一次嘛！”女孩撒娇了。

第一次？其实，从我懂事起，许多事、许多活动似乎都是我一个人去做，一个人去参加的。当然，最初妈妈也陪我，

可后来，她对我的活动不闻不问了。从什么时候起的呢，或许就是从那次考试开始的吧！

我小学毕业时，外语学校在全市招生。考试那天，我一个人问路、挤车来到考场。一个人度过两场考试间难挨的休息时间，孤单地注视着那些被陪考的父母簇拥着的考生。但我终于一个人，靠自己，成为当时众人羡慕的 1/40。

当时妈妈说什么了？对了，一句话：“大孩子啦，应该是能干的了。”大孩子？那时我才刚满 13 岁啊！

“23 号，24 号，准备了！”

叫我了。我赶紧伸手去口袋拿准考证。蓦地，我摸到一张纸条。妈妈写的！“彤彤，妈妈不辅导你，不给你当参谋，我想，在你踏进考场的时候，你会明白为什么的。珍惜这次锻炼的机会吧！祝你成功！”

我回头看了看那眼神慌乱的女孩。她父亲正在给她做示范，爷爷忙着给她擦清凉油，妈妈则在一旁为她整衣。

看看女孩，看看我自己，我突然明白妈妈的意思了！

放手与扶持，锻炼与自立，我悟出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了！

温柔的灯光，妈妈的话语，手中的纸条，正在我心中辉映。我懂了，妈妈。我默念道。

与此同时，我忽然觉得应该用母亲来称呼我的妈妈。因为，母亲，不仅仅是妈妈！

我踏着自信的步伐，步入考场……

## 永恒的怀念

四川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三 宇 澄

李老师，您匆匆离开我们，整整3年了！

记得么？3年前，那个难忘的周末，您象往常一样走上讲台，给我们讲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这可是大家喜爱的名著啊！教室里静极了，静极了。我们沉醉在那个爱国教师的动人故事中，忘掉了周围的一切。下课铃响了，却没有一个人合上课本，您不得不提醒我们：“放学了，下星期一再接着讲吧。”

唉，还要等到下星期，多扫兴呀！我们全都嚷起来，要求您讲完。您笑了笑，又打开了书本，继续讲起来。教室里，有同学在轻轻哭泣，为什么？我说不清。有同学红着脸，低垂着头，也许，他觉得自己有点象小弗朗士。教室外，外班同学伸长脖子，侧耳细听……真的，老师，您那深情的讲述。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世界上还有比饭菜更诱人的东西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课讲完了。您掏出手绢，擦着额上的汗水，轻轻地舒了口气，直到我们收拾好文具、书本，走出教室，您才转身擦干净黑板，最后一个踱出教室。——这，是您的习惯。

下个星期一的语文课，您破例“迟到”了，然而仅仅是迟到么？10分钟，20分钟……整整45分钟过去了，却仍不见您的身影。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异常的不安，这不安在迅速蔓延着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您还是没来，教导主任却领来了另一

位老师，并告诉我们说，您得了肺癌，在川医住院。这……这晴天霹雳，使我们震惊，害怕，想哭……。放学了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，打算去医院看望您。不料徐梅同学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：“我不能去，不能去呀，是我把老师累病的！”她呜呜咽咽哭诉着：“那天，很晚了，李老师还给我补课，补完又送我回家，天又冷……她泣不成声了，引得大家呜咽成一团。是呀，李老师，难道仅仅是徐梅把您拖累病了吗？您患病，我们55个学生全都有责任呀！

透过迷蒙的泪眼，仿佛映出他那饱经风霜的脸，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——

天黑了，您指导几个书写太差的同学练字，门开了，师母默默地递上快要凉了的饭菜，眼光里透着理解和几分责怪；黑板前，贪玩的值日生忘了擦黑板，黑板擦又不见了，您掏出自己的手绢；

星期天，您领着不会写作的同学上新华书店、文化馆、闹市街头；

办公室里，您正召集班委会，有人闯进来向您发出“最后通牒”，问您究竟去不去某书记家当家庭教师。您当即回绝道：“我有我的55个学生！”“55个学生”，在您心里，占了多大的比重啊！

李老师，您和我共处了两年多，为我们做了多少事，花了多少心血啊！可这些事在您离开我们之前，却被我们淡忘了。回过头来再想想我们又为您做了多少呢？课外科技小组制作的无尘粉笔擦摆在学校的库房里，任灰尘积上厚厚的一层，却没有人想到您和其他老师还在污浊的空气中工作；天黑了，您送补课的同学一程又一程，却忘了自己还要熬夜；中午放学了，我们吃着饭同您讨论班上的工作，您却正饿着肚

子……噢，假如，我们曾留意到您额头的皱纹，斑白的两鬓；假如，我们曾留意到师母那满含理解和心疼的目光；假如，我们曾留意到您那间狭小而幽暗的住房，留意到您衣袋里的药瓶……一句话，假如我们能多为您着想哪怕一点点，我们又怎么会失去您呢？——可这，仅仅是“假如”哟！

悔恨与痛苦，撕咬着 55 颗心。可从前，我们每逢看到或听到×××被迫认为党员、功臣之类的消息，总要感叹一番：“为什么不让他们活着的时候享受这份荣誉？您曾因此教育我们：“批评家好当，实干家难做。”现在，轮到我们嘲笑自己了。可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嘲笑啊！

老师，还记得么，您曾教育我们爱护自己的课本，告诉我们一个看似简单的哲理：“对子失去之后才能觉出其珍贵的东西，聪明的人是在还没有失去以前就意识到它的珍贵，加倍小心地爱惜它……”我们自以为 100%地接受了老师的教诲，都把读过的课本整齐地摆在书架上，可对子给了我们众多知识的老师，却关心得太少，太少；爱得太吝啬，太吝啬。现在失去了您，才知道对您的依恋有多深！您给我们上的“最后一课”，将永远留有我们的记忆中，您那严肃而亲切的话语，执着的事业心，将和着泪水化作我们报效祖国的决心。

李老师，那天下午，我们还是去医院看望了您，但没有一个人说一句“请原谅”的话，我们知道您的病很重，怕您因太难过而加重病情。大家强忍着泪水，努力装出快乐的样子，可细心的您仍看出了我们的不安，费力地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学校，医生说仅仅是肺炎，不要紧的……不管怎样，你们一定要好……好……学……习……将来，将来……”您没有力气说下去了，但我们都知道您还要说什么。15 分钟的看望时间过去了，我们一步一回头，恋恋不舍地离

去，您躺在病床上目送着我们，雪白的床单映着您苍白的脸，可您的眼睛，却燃烧着火，那是期待，那是热望……

李老师，回到学校后，全班同学给您写了一封信，写下了我们的懊悔和决心。我们想等到您康复那天，向您献上 55 张高中录取通知书连同那封信。谁知，这一切您都来不及看了。

就在初中毕业典礼大会上，传来您与世长辞的噩耗。

当时，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真的，大家朝医院奔去，不顾一切地涌进了病房。这躺着的挺直而瘦削的身躯是您么，老师？您才 55 岁啊！您去了，临死前没有留下半句豪言壮语，只是不断地唤着您的妻子和女儿。几十年来，您给她们的爱太少了，您忽略了她们的爱，正如我们忽略了您。

泪水，洗不尽我们的悔恨；泪水也不能告慰您的英灵，只有永不磨灭的怀念，能使您的学生勇往直前。

时间又过了 3 年。如今我们快要高中毕业了，带着对母校的依恋，带着对您的思念，我们正加倍努力，为了实现您的遗愿。您听见了吗，李老师？

## 书 房

山东郓城县三中高三

张立平

我家有一座土房子，我们称它书房。

房子不大，多大？十几平方米。一门一窗，什么木质已看不出，也是饱经风雨，不过依然结实。门上横着一行字，“苦味书斋”半行半草，是爷爷留下的。

房外树不多，所以尽管房子不高，里面却不怎么暗。正对门一张八仙桌，两把竹椅对称在两边。墙上是一幅画，是岳飞按剑的怒容，“还我河山”的劲草悬在正中。这原是一幅中堂，现在只剩下了它。年深日久，纸黄了，黯淡了。

临窗，也有一张桌子，条开的。一行书，竖在桌上，靠在墙上，很整齐。旁边是笔筒，几支半秃的毛笔特别显眼。如果说有香味的话，那是桌子两头的花发出的。说是花，其实是草，从盆面匍伏面上，顶上挑几朵细碎的小花。花不名贵，但的确有生势，春去秋来，不太需照料。

斜对桌子的墙上，挂的是一幅国画、一幅对子。一幅墨兰图，竹子郁郁两竿，大有郑板桥的风骨；兰花斗艳几支，仿佛能嗅出香味。也有相配的对子是：竹瘦骨节直，兰幽岁月久。这是爷爷的至交赠送的，原是四幅，“文革”中失去了两幅，至今没有找回。

苍苔有忆，当记得这书房的风雨半个世纪。当年，这书房是爷爷逃避富户家庭的喧闹，读书、练字以求宣泄郁闷的地方，只有当爷爷成了村里第一个共产党员时，这里便不再